

社區推廣

文化照顧 - 原住民族部落的生活實踐與照顧想像

鄧湘漪¹

護理學者 Madeleine M. Leininger 在兒童心理健康領域的護理實務工作中與不同國家的孩子互動，她經驗到：除了身體需求滿足外，心理面向的行為解讀、疾病理解、與照顧模式皆會因為不同族群與文化而展現相異樣貌，因此於 1960 年代提出文化照顧理論 (Cultural Care Theory)，在醫護領域中納入文化視角，將人類學討論文化的相關知識與概念融於護理實務與教學現場之中。Leininger 提出的文化照顧理論認為：所有人類文化均具照顧形式、型態、表達、架構，用以解釋、預測疾病或健康狀態 (王玉女，1998:71)。這個理論框架，提供了台灣原住民族爭取長照資源並規劃設計服務策略時，思考如何將各方資源、主流健康概念、與族群自身既有的照顧邏輯相互結合的基礎，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精神，便是「以人為中心」的照顧觀點。

照顧中的文化觀

我試著舉東華大學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中，在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村參與長照服務實務現場的例子說明「以人為中心」的實踐邏輯：

太平村為一布農族部落，東華大學在思考人創計畫實踐理論基礎時，提出以「文化照顧」作為社會行動的理路架構，認為原住民族社會以其文化底蘊，孕育著一套特定文化邏輯的照顧系統，不僅僅標定人與人、人與群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涉及了與動植物、土地、森林、河流等關於人與環境的存續關係。這個文化層次上的宇宙觀，支撐著原住民族部落的照顧體系，建構著以文化為基礎的照顧系統，此系統不但是關乎人的個體照顧，更是對家園、部落、環境等結構性的文化照顧。

在上述這個大架構的概念之下，結合公部門資源與原住民族文化邏輯的原鄉長期照顧則顯得重要。太平村長照站由卓溪鄉太平村衛生室承辦作為長照 2.0 示

¹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博士後研究員

範點。太平村為發揮巷弄長照站的功能，成為結合失智照護與日間照顧的工作站。儘管服務提供模式受限於照顧者人力配置，然而，晉用當地部落布農族人作為照顧服務員，在熟悉的語言和處事應對邏輯中與長者互動是為達成文化安全（指的是具備文化意識、文化能力、與文化敏感度的生活環境）的第一步。

在制度性框架中，長照據點為一個必須符合各項安全檢定的實質空間。然而，在原住民族生活節奏裡，許多相互看照的照顧行為，並不發生在具象實體的建築物裡頭。某次我至太平部落出田野，在部落協作夥伴田榮富家門口停留，窄短的前廊共四、五個人坐在靠背的塑膠椅上聊天，田大哥的母親 tina Savungaz（沙峰岸媽媽）也坐在門口挑著剛從菜園裡採回來的豆子。閒談過程，不斷有長者經過座落於部落主要幹道的田家門口。每一個路過的長輩，皆會停下來與 tina 說話，每一次長輩們母語交流的當下，「最近家裡發生了什麼事？」「身體狀況好不好？」「有沒有按時去醫院複診？」「田裡的作物收成如何？」「什麼時間點該要集合一起參加村裡面的活動」等資訊，就在部落某個特定的開放空間中蒐集完成。除了走路經過的長輩，遇見門廊前的 tina 會停留與之互動外，開車路過的部落青年，也一樣會停下車子，從口袋中拿出一顆檳榔孝敬 tina，「這是對部落長者的尊敬，我們部落都是這樣的，看到老人家就要停下來問候一下。」田榮富說著。



圖說：門廊前開展的相互照看



圖說：路過族人與沙峰岸媽媽於門前聊天

這個場景與舉動，跳脫了長照 2.0 據點空間規範的關懷形式，凸顯了原住民族既有文化體系中對於鄰人表達關心的方式，它並不只發生在每個星期一到五的早上，也不僅是出現於合乎安全標準的長照據點建物之內。這樣的原住民族關懷照顧文化邏輯發生在各戶家門口的前廊，它打破了長照制度設計中的各項規定，如固定的建築空間、設計良好的活動流程、不菸不酒不檳榔的健康準則。然而，卻發揮了長照制度設計中關於 C 型巷弄站的照顧理想模式——讓輕度失能者具備人際交流的機會與能力，而在族人家戶門廊前，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懷與互動網絡在生活中展開，並且以長者熟悉且自在的文化邏輯為依歸。

太平村長照站則在上述屬於布農族人的照顧文化中，間歇性地在制度化課程運作裡，帶著關懷站的長輩們離開舊衛生所改造的據點空間，打破了長照服務在具象實體建築物內操作的可能性。某天，關懷站一位老人家生病，無法在據點開張的週間早晨持續到站上課，固定參與關懷站活動的長輩們皆為部落長者，且與都市關懷站人際疏離的景況不同，部落長照站上的老人們，彼此間皆為相互熟識數十年，深知彼此家族、個人生命發展歷史的親近鄰人。當發現這位老人因病無法上站參與活動，關懷站的老朋友們決定某一天帶著食物到他家拜訪，除了探病，也當作是長照站老人家們的小郊遊。太平部落長照站透過探訪生病長輩，將據點活動移至生病長者家門口前庭，從表定課程活動中解放開來，在布農族日常生活

裡熟悉的環境以及食物之中，長輩們交談、說笑、問候，在「家」門前真摯地互動，以鑲嵌在身體裡最日常平凡的方式關心每一個站在面前需要關懷的人。



圖說：長者與孩童在關懷站空間中共處



圖說：長輩們至生病長者家中探訪（太平村長照站提供）

東華大學人創團隊與原住民族學院「服務學習」課程協作，帶著大一學生走進太平村長照站，透過參與長照站活動，建立與長者及部落的關係。學生們一開始顯得生疏且有距離感，不太知道該將自己放在什麼樣的位置，以至於能夠發揮的功能不多。隨著與長輩們相處時間增長、投入太平村祭儀文化活動，以及太平村長照站工作者秋蓮的協助，學生漸漸能將抽象的文化概念轉化為長照站上可操作的活動規劃，自布農族射耳祭儀中發想的射氣球活動則是一例。學生們運用簡單材料，諸如竹筴、橡皮筋、氣球等模擬了原住民族文化中的狩獵情境。多數參與活動的老人家們，都在笑鬧中完成練習，無論有沒有射中氣球，現場的氣氛瀰漫著原住民式幾近尖叫的笑聲。然而，當一名輕度失能的獵人上場，拿起只有兩個巴掌大的竹筴仿獵槍，瞄準黏貼在牆面上作為獵物的氣球時，現場氣氛突然安靜並凝神，我看見 tama（布農族男性長輩稱呼）那坐在位置上等待活動流程進行的散漫眼神，突然間銳利了起來。一個在長照站上的簡易文化轉譯活動，召喚回因為身體失功能而無法再次上山狩獵的獵人魂。

以人為中心的在地安老

2017 年上路的長照 2.0，提出「在地老化」作為老人安老的服務前提，目的在於維持尊嚴與自主的老年生活，使面對身體機能退化甚或失去功能時，皆能在熟悉與自在的環境中度過老年。這個強調「以人為中心」的整合式服務政策，不可避免地設計了一套檢測標準，然而，這個標準化的服務評估在「以人為中心」的照顧考量中，勢必得要納入關於「人」生活慣習的思考，而人的生活慣習來自於文化內涵與文化邏輯。因此，長期照顧納入關於人或族群文化邏輯而設計的服務策略，則成為照顧工作中有效回應政策目標的直接作為。文化照顧涉及的並不僅止於抽象的文化意義，而是以長者日常生活慣習為基礎，以此文化底蘊發展讓長輩們自在的服務模式。有可能這樣的工作模式外溢於標準規章之外，甚至，挑戰了主流社會所認定的健康形式（比如上述提到的菸酒與檳榔）。但是，在不造成顯著健康損害的前提下，或許，在地安老的最大意義是讓長者開心地度過自己想過的每一天。

參考書目

王玉女 (1998)。Leininger 文化照顧。長庚護理，9 (4)，70-77。

備註：本文所有照片皆已經作者取得當事人同意後刊登